

恩恩怨怨总是情

曾仕龙 著



5

真与假
恩与怨

美与丑
爱与恨

善与恶
强与弱

广西人民出版社

恩恩怨怨总是情

曾仕龙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柳江造纸厂印刷厂印

开本: 787×1092 1/32 6印张 140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219—01236—5 / I · 361

定价: 2.25元

人世间，有许多事情，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特别是由人的感情所产生的恩与怨，爱与恨，情与仇，喜与悲，苦与乐，更是使人难以捉摸。

也许恩变成怨，也许爱变成恨，也许情化为仇，也许喜成了悲，也许苦成了乐，或且相反。这样的事，在你、我、他之间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圈中有没有？

有些人，在她生前，你觉得她是可恨的，一旦她死了，你反而突然觉得她是最好的人，因而你痛苦，你悔恨，一辈子……

唉，每当我想起她，心里就好难受……

于是，决心把她写进我的小说。

——题记

目 录

恩恩怨怨总是情	1
漂浮的梦	89
蓝眼珠 黑眼珠	116
公安局长的女儿	149

许多人都以为，小说是假的，其实，有许多小说里的人和事都是真的……

第一章

母亲心中有个难以告人的秘密……

母亲心中，有个难以告人的秘密……

昨天晚上，一家人正围着圆桌，高高兴兴吃饭的时候，母亲突然停下碗来，似乎突然想起什么大事，十分认真地说：

“龙儿，下个月初八，是你养母八十四岁生日，你好好记在心里，到时候，向单位请几天假，买些礼物去看看她老人家。”

买点礼物去给老人祝寿，这本来是人之常情，按理，我该高高兴兴地答应去办才是。可是，因为我对养母，从小就存在着极其复杂的感情，所以我对母亲说：“我不去。”

母亲将碗筷放在桌面，十分惊异地望着我，问道：“为何不去？”

我怎么说呢？我皱着眉头，说：“妈，不是我不愿去，现在我是个共产党员了，哪能还去给养母祝寿呢？”

母亲有些气恼，但没有发着，而是平静地说：“共产党

员怎么啦？共产党员就不食人间烟火？共产党员就不讲人情世故，就不准孝敬老人啦？我又没叫你去给她老人家烧香叩头、请客办酒席。”

我默默无语。

妻子秀珍，是个十分孝敬婆婆的人，她怕我再说出让妈妈生气的话来，使用手肘轻轻地碰了碰我，说：

“妈叫你去，你就去嘛，啊？”

我只好默认了。

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早上起床，吃过早点，我正想出门上班，邮递员骑着摩托，送来了一份加急电报。

我一边取笔在邮递员的本本上签名，心里觉得奇怪，加急电报？什么人打来的加急电报？我们家从来也没收过电报，更不用说是加急的。我急急忙忙拆开电报：

母病危盼儿相见

我的天！

二十多年来，除了当“反革命”那些年月之外，母亲几乎每月都逼着我给养母写一封“平安家信”，但却从未收过养母的只言片纸的回信。而今，第一次收到的，却是她发来的加急电报。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的“病危”，那将意味着什么，这是人人都心里明白的事情。何况，还有“盼儿相见”四个字呢？象养母那样的铁打心肠的人，如果不是……

我拿着电报的手，似打摆子般地颤抖着，心里象被踢翻了的五味瓶：酸、甜、苦、辣、咸？说不清。

母亲听我念完电文，先是吃了一惊，仰着头，张着嘴，

睁着两眼盯着我，显出不敢相信的神色。

过了好一会，母亲从我手中夺过电报，叫秀珍帮她拿来老花眼镜戴上，细细地看了好几遍电文，便一屁股跌落在竹沙发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哎呀！老姐子呀，我对不起你呀！”

母亲哭得很伤心，又捶胸又顿足，眼泪似断了线的珍珠，“嘀嘀嗒嗒”的落在衣襟上。

母亲的哭，把我和秀珍都弄得有点莫名其妙。当然，光是哭，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养母把我养大之后，又把我送回到她身边，这对她来说，那是不可忘记的恩情。可是，养母的死，与她什么相干，为什么说对不起养母呢？这其中又有什么缘故呢？

母亲哭了好一阵，这才慢慢停止了哭声，深深地叹了口气，接过秀珍递给她的手帕，边擦鼻涕眼泪，边说：

“龙儿，你现在就拿着电报去向单位领导请假。请了假立即去火车站买票，乘今晚的火车与你养母‘相见’，我怕去晚了，她老人家就等不得你了。”

母亲说完，又痛哭起来。

不知为什么，平时母亲一提到要我去看养母，我心中就会升起一股反感情绪，总要说些不想去，工作忙不能去之类的理由，有时甚至和母亲顶撞几句，最后，多是秀珍出来调解，母亲让步。可是现在，母亲要我“立即”乘车去与养母“相见”，我不但没有一丝半点的反感情绪，反而觉得母亲的话是入情入理的，自己也觉得必须尽快去。

从我们家的县城，乘火车去养母住的龙城市，就是坐特

别快车，也要两天两夜的时间，如果县城有飞机，我此刻的心情，是不论如何也要坐飞机去的——啊，养母，你能等我两天两夜吗？

于是，我从母亲手中拿过电报，转身便往外走。

我向单位请了假，买了火车票回来时，秀珍也配合得很好，已经帮我把东西收拾好了。尽管离开车的时间还长，可不知为什么，我却在家里站不住，坐不安，拿起东西就要往火车站去。秀珍也许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并不阻拦我，而是默默地送我出门。但刚出门走了几步，母亲突然追了出来，大声喊道：

“龙儿，等等。”

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忙转过身来，只见母亲身子靠着门边，似一个久病之人。这使我心里象针刺般阵疼——感情这东西，就象一条无形的大蚂蟥，几个小时就能把人的血吸干，使人完全变了个样！

我望着母亲在灯光映照下的满头灰色的头发，望着她那灰白色头发下面的、皱纹纵横的、带着极端痛苦表情的脸，望着她那双暗淡的、此时却闪着泪光的眼睛，情不自禁一步一步地向她走去，呆呆地站在她跟前——我在等待，也许母亲有什么紧要的话要对我说。

以往，母亲每次逼我去看望养母时，总是叨叨絮絮的，说个没完没了，一会教我见了养母要如何如何的热情，一会儿教我对养母要怎样怎样孝敬，一会儿又教我这般那般的说些使养母开心的话，等等，等等。这常常使我觉得奇怪：母亲为何对养母有那么深的感情？难道她忘了当年养母叫人硬从她

怀中把我夺走的情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几十年猜不透的哑谜。

不过，我又觉得，我虽然已是个四十多岁的人，但儿子在母亲的眼里，永远都是孩子啊，所以才那么叨叨絮絮，教我怎样孝敬养母之言语，也只不过是一番客气话罢了。我这样一想，又不感觉母亲与养母之间有什么哑谜了。

可是现在，母亲有气无力的站在门边，战战兢兢的，不断地抽动着嘴角，似乎有什么重要话说，但却说不出来。

我的脑海，突然闪过那个我猜了几十年的、母亲和养母之间的那个哑谜。

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根本就不存在有什么哑谜。也许只是母亲担心我这次去看养母，又象前两次那样，不尽“孝道”。

唉，人都快死了，有多大的怨不可解？有多深的恨不可除？人死了，便一切都了。

说实话，从接到养母拍来的加急电报之时起，我心里十分不安和难过，似乎我也有许多对养母不起之处。

尽管我小时吃过养母许多苦头，对养母有怨有恨，有着十分复杂而又难言的感情。但我也是个有血有肉之人，人总是有感情啊！在这与养母生离死别的时候，我还会对养母有什么怨恨呢？于是，我对母亲说：

“妈，你老人家放心，我这次一定尽到一个养子的孝心。”

母亲凝望着我几十秒钟，点点头又摇摇头。又过了几十秒钟，母亲才发出颤抖的声音：

“龙儿，你进屋里来。”

一直站在旁边不说话的秀珍，此时赶忙上前扶着母亲，

缓缓向屋里走去。

“进屋去？难道不让我去与养母‘相见’了吗？”

我心里有点迷惑，却又不肯开口问，只好跟在母亲身后，一步一步的走进屋里去。

母亲一言不发，一直把我带进她的卧室里去，指着压在一个旧樟木箱上面的皮箱说：

“龙儿，你把它搬下来。”

我望望母亲，不知她要我搬皮箱干什么，想问，又见母亲的神情十分严肃。

这时，秀珍见我愣着不动，便向我使了个眼色，我便上前去，把那个皮箱从樟木箱上捧了下来，放在母亲的床上。

母亲又指着笨重的樟木箱盖，说：

“把它掀开。”

这使我更加迷惑：这个樟木箱，平时是不准我们打开的，就是母亲自己，这几年我也从来没见过她开过这樟木箱。

秀珍上来帮我掀开笨重的樟木箱盖。伸头往里一看，里面装的尽是一些破旧衣物及其他杂件。

这个木箱，记得1953年，我回到母亲身边时，它就放在这里了。那时我想，这个又大又重的大箱子里，放有什么宝贝东西呢？它跟随母亲有多长的历史？是不是母亲的陪嫁礼物？逃日本的时间，它为什么又没被炸烂？母亲不是说，日本强盗的飞机，丢了一颗炸弹，正好在我们家的屋子顶上爆炸，屋子被炸了，父亲和妹也一起挨炸死了吗？它在我的童心中也是个哑谜。

后来，特别是这些年，随着家庭经济的富裕，皮箱，大

立柜就代替了它，它就成了专门收破烂的角色了。

如今，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母亲要我打开它，到底要找些什么呢？这个破旧箱里，除了装些破旧杂物，还有什么宝贝吗？

哦？莫非里面放有我当年的卖身契？唉，几十年都过去了，人家从来没问你要过养子，也从来没向你要过赎身费，你也没给过分文赎身费啊。而且，早不退这卖身契，晚不退这卖身契，难道在人家病危的时候，要我拿卖身契去退给人家，这，这，这不是有意逼人家快点断气吗？这、这、这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吗？不！这样做太绝情了！

我想向母亲大声疾呼，我想怒诉母亲的这种行为！但站在一旁的秀珍，却神情严肃地向我摇了摇头，我把要喊出嗓门的声音，强压了下去。

这时，啊，就在这时，我突然觉得，母亲以往每次逼我给养母写信，每次逼我去看养母，每次教我如何孝敬养母，如何对养母热情，如何使养母开心，等等，等等的言行，是多么的虚伪！多么恶心！

刹那间，母亲在我心目中的那种善良、慈祥的高大形象，统统都变得那么伪善，那样的渺小！

有人说，人与人之间，包括父子、母子、兄弟姐妹，总是虚情假意的，我从来不相信。可是现在，我的母亲，生我养我的生身母亲，不也是一个十足的虚伪之人吗？她对养母的一切，不完全都是虚情假意的么？

啊，我的心战慄了！

我的感情受到了粉碎性的伤害！

我的人格受到了极大的污辱！

我的理智受到了沉重的冲击！

“妈，火车快开了，我走了！”

我大声地呼喊，转身就要往外走。

秀珍一把拉住我。

母亲直起腰来，转身看了一眼桌面上那个“古老”的双铃马蹄表，瞪了我一眼，说：

“不是十点一刻的火车吗？现在才九点多钟，你急什么？从家里到火车站，我这老婆子也只要一刻钟便走到了，你不比我走得快？”

母亲说完，又低下头，弯着腰，双手在破木箱里翻腾着。

房里，充满了霉烂的气味。

灯下，飞舞着腾腾的灰尘……

母亲，在儿子的心目中，总是伟大而又神圣不可侵犯的。

尽管我觉得，母亲在这种时候，寻找卖身契，要我拿去退给养母，太不近情理，过于绝情。但对于一生吃尽人生艰苦，饱受生活磨难，年近七旬的母亲，我还是不忍心和她顶撞的。何况，尊敬和孝敬父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美德。

当然，我不一定会按照母亲的旨意，去干那种不近情理的事情。在这种时刻，我是不论如何，也不会再在养母病危时刻，将卖身契退回给养母的。尽管我与养母有着理不清，割不断，扯不开的恩、怨、情、恨，在她病危之时，即将离开人间之际，我决不能做那种失掉理智之徒。我宁愿做一件有生以

来，第一次欺骗母亲之事：在火车上，把卖身契撕烂。而回来时，如果母亲问起，我就说已经把它交给养母了……

噫，我怎么了？怎么老是想到卖身之事去了呢？我是不是有卖身契，我自己不知道，母亲也从来没有说过，怎么突然会想起卖身契了呢？真混！

回想当年，母亲重病躺在床上，几天几夜滴水不进，我为了得钱给母亲治病，是自己把自己卖给养母的，并没有立下什么字据，哪来的卖身契？

可是，母亲现在又在找什么呢？

母亲几乎把上半身全都探进木箱里，翻找了好长时间，终于在木箱底层的一角，拿出了一个旧布包。

这个旧布包，只有拳头般大小，外面用退了色的红头绳捆扎着。

母亲缓缓地直起身子，走到灯下，拍打着小布包外面的灰尘，又用嘴巴吹了几吹，然后小心异地解开红头绳，一层一层的将小布包打开。

我和秀珍，都十分好奇地走到母亲身旁，睁着双眼盯着母亲手上的小布包。可是，母亲却好象十分不情愿似的，颤抖着的双手，在不紧不慢地撕开小布包的每一层布。

我似乎等了好久好久的时间，母亲这才终于把小布包打开。我一看，不自觉地“啊”了一声——小布包里包着的是，五个有孙中山头象的光洋！

秀珍也睁着一双惊奇的杏眼，望望母亲手上拿着的五个光洋，又望望我，那意思是向我问：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茫然地向她摇摇头。

真没想到，母亲还保留了五个光洋，新崭崭的，亮光光的，在灯光的映照下，更是耀人眼目。

可是，母亲现在拿这五个光洋出来，又是什么意思呢？给我拿去做养母的埋葬费吗？五个光洋，就是拿去黑市换人民币也值不了几个钱。而且，她已经在我去火车站买票时，已经叫秀珍去银行领了五百元给我了呀。

我向母亲投去疑问的眼光。

母亲望了我一眼，并不说话，而是将那五个光洋，一个一个的放在衣襟上，擦了又擦，擦得那么细腻，那么认真，每一个光洋都反复擦拭了几次之后，又把那五个光洋，一个一个的放回原来的小布包里，用原来的布一层一层的包好，用原来的红头绳，一圈一圈的扎好，捧在手上发愣。

过了好一阵，母亲慢慢地站起身来，神情显得又悲疼，又严肃地将小布包放到我的手里，几乎一字一句地对我说：

“龙儿，你把这五个光洋带去。到了那里，如果你养母还活着，你千万别让你养母看见这几个光洋，你不要告诉她，也不要向她打听这几个光洋的来历，绝对不许可！你听清楚我说的话了吗？”

我向母亲点点头。但几乎同时，使我对这五个光洋产生了神秘感。

“如果你养母的命大，跳过了这一关——医生治好了她的病，你就原封不动的将这五个光洋带回给我。”母亲盯着我的眼睛说。

我又向母亲点点头。但同时五个光洋的神秘感更浓了。

“老人们说，”母亲似乎在自言自语：“老人过了七十三，便可活到八十四，闯过了八十四这一关，便可活到一百岁。你养母今年正好是八十四岁。不过，很少人能闯过这一关。如果你养母闯不过这一关，在她临死前，你一定要问清楚她老人家是土葬还是火葬。是土葬，你就把这五个光洋，放进她的棺材里，垫在她老人家的头下；如果是火葬，你就将这五个光洋，放进她的骨灰盒底下——你记住我讲的话了吗？”

我再次向母亲点点头，表示顺从。但对五个光洋的神秘感更加强烈，于是问道：

“妈，这五个光洋怎么这般神秘，你老人家可不可以告诉我？”

母亲两眼望着窗外，沉思良久，却摇着头说：

“这事，三言两语说不清，以后再告诉你们吧。”

“妈，你把这五个光洋之事，告诉我们一个大概情况吧。”我恳求地说。因为我预感到，这五个光洋，与我和养母，我和母亲，母亲和养母之间，一定有着一种特殊的、神秘色彩很浓很浓的关联。

秀珍也对五个光洋产生了浓烈的兴致，也对母亲说：

“妈，你就把这五个光洋之事，简单地讲给我们听吧。”

秀珍是个很少‘管闲事’的人，平时从来不过问什么事，更没有向母亲提过什么要求，因此，母亲被她这一恳求，显得有点意外。于是，她望望秀珍，又望望我，嘴唇翕动了几下，但最后还是摇着头，说：

“还是等小龙从他养母那里回来再说吧。龙儿，开车的时间快到了，你走吧。”

我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桂花表”，离开车时间还有四十分钟，走快一点，二十分钟可以走到火车站。于是，再次恳求母亲：

“妈，你老人家就把这五个光洋的大概情况告诉我吧，不然，我心里……”

“龙儿，”母亲叹了一口气，说：“人世间的事，是很复杂的，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两件难以告人的秘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难言之苦衷。就说这五个光洋的事吧，在妈的心里藏了几十年，你不知道，珍儿（秀珍）也不知道；你没见过，珍儿也没有见过。但现在该让你们见的时候，你们不问，我也拿出来。但还不到让你们知道底细的时候，你们再问，妈也不会告诉你们。该告诉你们的时候，你们不问，妈也要告诉你们。龙儿，别再追问妈了好不好？你快走吧，再不走，就会漏车了——听话！”

秀珍听到这里，知道母亲不会再说，问也没用，便向我使了个眼色，意思叫我别问了，快走吧。我点点头，拿起行装，走出门去。

是的，母亲说得对，人世间的事情是很复杂的，人的感情也是很复杂的。有些复杂的事情，也许一辈子也说不出口；一些复杂的感情，也许一辈子也说不清楚。这五个光洋，也许有它十分复杂的经历和过程，有它使母亲难以一时说得明白的复杂性，或许是母亲心中的一个难以告人的秘密。谁的心中没有一两个或者更多难以告人的秘密或者难以说得清楚的秘密呢？我心中不是也有一个秘密，几次想告诉秀珍而又难于启齿吗？秀珍心中不是也有一个秘密，几次要

说给我听却又几次说不清楚而急得流泪，最后只好说：“小龙哥，请你原谅，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告诉你才好。”

正如我和养母之间的那种复杂的恩怨，复杂的感情，经历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是恩是怨，是恨还是爱吗？

几十年都过去了，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到如今长成四十几岁的人，这几十年来，我对养母的感情，有过强烈的憎恨，有过隐悔的同情，有过感性的怜悯，一直到现在，我仍然说不清我对养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也说不清养母对我是有恩还是有怨？这种复杂的感情的变化，没有我这样经历的人，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我的少年时期，不，确切地说，是在我童年到少年的整个时期，受尽了她的折磨，也曾得到过她的怜爱——是爱吗？我说不清。是折磨吗？我也说不清。但母亲却认定，养母是我们母子俩的救命恩人。

可是，我从青年到中年时期，却因为养母又受尽了人间的痛苦和艰辛，甚至险此丧了性命……

第二章

妈妈，你为什么哭了？

“呜——！”

火车，在朦胧的月光下向南飞驰。

我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把头靠在椅背上，两眼望着窗外那一眨而过的，朦朦胧胧的景物，纷乱繁杂的思绪，也随着飞速后逝的景物，把我拉回到几十年前的，朦胧的时代……